

人世间

童年的雪夜

张凤英

北风悄然而至的时候，最先听见的是窗户纸。那糊得严实的窗棂，平日里沉默着，这时却微微地、颤颤地响，像有什么极轻的东西，在远远地叩着。我便会从被窝里探出头，竖起耳朵听——不是风声，是另一种更细碎、更密集的声响，沙沙的，簌簌的，由远及近，由疏到密，仿佛天地在絮絮地商量一件要緊的事。

母亲在灯下做着针线，头也不抬，只轻轻说一句：“落雪籽了。”我的心，便像被那细密的雪籽敲着，痒痒地、满满地漾开一层欢喜。

一

真等到大雪飘起来，总是在夜里。铅灰色的天幕沉沉地压着，雪片便从那无边的沉寂里，一片赶着一片，不慌不忙落下来。起初还能看见它们各自的身影，斜斜地、打着旋儿；不一会儿，便连成了片，织成了幔，茫茫地、软软地，将屋外的世界一笔一笔地涂改、覆盖。

屋里却是另一番天地了。炉火正旺，红红的火苗舔着黝黑的壶底，父亲的那把大茶壶，便发出“咕嘟咕嘟”安稳的哼唱。水汽蒸腾起来，混着烤南瓜籽微微焦煳的香气，还有大人们手中烟卷散出的、辛辣而又亲切的蓝雾，在低矮的屋项下氤氲着，盘旋着，织成一张暖烘烘的、柔软的网，将我们一家人妥妥地罩在里头。

大人们的声音在这网里也变得低沉、绵长。叔伯们来了，围着炉子坐下，话匣子便和茶壶一道开了。讲的都是些田里的事、旧年的事，声音平和，像窗外的雪一样，不紧不慢。父亲偶尔插几句，更多的时候是笑着听，手里的南瓜子嗑得脆响，“咔”的一声，是这冬日絮语里最干脆的逗点。母亲呢，总在炕沿边，就着那盏油灯黄晕晕的光，纳她的鞋底。针尖闪着极细的亮，穿过厚厚的千层底，发出“嗤——嗤——”的声音，又绵实，又安稳。那声音有一种奇妙的韵律，能将屋外风雪带来的、那一点点无端的慌张，全都抚平了。我便蜷在父亲身边，脚伸到靠近炉膛的地方，暖暖的。眼睛一会儿望着炉火出神，看那火焰如何变幻着形状；一会儿又支棱起耳朵，捕捉大人们话语里那些似懂非懂的、关于远方的模糊影子。这炉边的辰光，是被拉长了的，是被烤暖了的，是沉甸甸的踏实。风雪在门墙之外，成了这安

稳最好的背景与陪衬。

二

最妙的，是白日的雪后。推开门，一股清冽的、带着甜味的寒气猛地扑进来，让人精神一振。世界全然变了模样，平日里熟悉的篱笆、柴垛、光秃秃的树枝，都胖了一圈，毛茸茸的，憨态可掬。阳光出来了，照在无瑕的雪地上，反射出亿万颗细碎的金刚钻似的光芒，晃得人眯起眼。街上少有行人，寂静得很，仿佛万物都在这厚重的白被子下酣眠。这寂静里，却偏有我们这群孩子，像忽然从地底冒出的、不安分的小兽，欢呼着，叫喊着，撞破这一片宁谧。

堆雪人自然是最正经的事，小手冻得通红也不管，拼命地将雪拢到一起，拍实。雪人的身子要滚得圆，头要滚得圆，这可是门面。鼻子嘛，最好是用母亲腌菜剩下的一截胡萝卜，红彤彤的，神气极了。眼睛最难找，得是乌黑油亮的炭块，嵌进去，雪人便一下子有了神采，憨憨地、定定地望着你。嘴呢，有时用弯弯的红薯皮，有时就用石子排成一排，像是在咯咯地笑。最后，不知谁从家里偷出一顶破旧的草帽，歪歪地给它扣上。一个活脱脱的、胖乎乎的伙伴，便站在了院子中央。打雪仗是更放肆的，雪团飞来掷去，在棉袄上“噗”地散开，脖领里偶尔钻进一点凉意，激得人一哆嗦，旋即爆发出更响亮更无邪的笑闹。玩到兴头上，帽子也丢了，浑身冒着热气，脸蛋红得像熟透的苹果。

闹得乏了，肚子也空了，便像一群归巢的雀儿，“呼啦”一下涌回屋里。炉火正温柔地等着我们。炉沿上，总有母亲煨着的几块红薯，表皮已经烤得皱起，渗出黏黏的、琥珀色的糖汁，香气霸道地往鼻子里钻。顾不得烫，两手颠来倒去地捧着，一边“嘶哈嘶哈”地吹气，一边迫不及待地撕开焦脆的皮。那金黄的心儿，滚烫，软糯，一股纯粹而丰足的甜，立刻从舌尖蔓延到四肢百骸，仿佛把一个冷冽的冬天，都化在了这一口温热里。

三

而雪夜的晚饭，是这一日欢腾最圆满的收梢。天色暗下来，雪光映得窗纸发白。炉子上的铁锅“咕嘟咕嘟”地唱着欢快的歌。那是

母亲炖的烩菜，白菜、豆腐、粉条，或许还有几片过年才舍得吃的、肥瘦相间的腊肉。香气不再是红薯那般单纯的甜香，而是浑厚的、复合的，带着油脂的丰腴与酱醋的醇厚，丝丝缕缕，勾魂摄魄。我们姊妹几个，早已围在桌边，眼巴巴地望着那口锅。父亲会将炖得烂熟的白菜夹到我们碗里，那吸饱了汤汁的豆腐，颤巍巍，烫乎乎，吃下去，一股暖流便从胃里直达指尖。屋外，是绵延无边的寒夜与静雪；屋内，是灯光晕黄，笑语喧阗，碗筷叮当。这顿饭，吃的不只是滋味，更是一份被风雪反衬得无比珍贵、紧密无间的团圆。

后来，我也读了些诗，知道古人将雪写得极美，极空灵。有“窗含西岭千秋雪”的阔大，也有“独钓寒江雪”的孤清。可不知怎的，我总觉得隔了一层。倒是那首质朴甚至粗拙的“江上一笼统，井上黑窟窿。黄狗身上白，白狗身上肿”，每每念起，便让我会心一笑。那不就是我童年眼里最真切的雪么？还有那句“晚来天欲雪，能饮一杯无”，寥寥数字，那炉火欲燃、温情暗生的期盼，竟与父亲当年与叔伯围炉闲话的光景，遥遥地重合了。原来，最美的不是雪，是雪中那份“闲”，是那份因风雪而得以暂停、得以相聚的人间烟火气。

四

如今，雪还是年年下。城市里的雪，却似乎少了些韵味。它落在柏油路上，很快被车轮碾成污浊的；它堆在绿化带里，也显得局促而孤单。人们举着手机，拍几张照片，发个朋友圈，感慨一句“好大的雪”，便又匆匆钻进空调房，或步入地铁，继续各自的奔忙。那场雪，成了生活的插曲，甚至是带来不便的麻烦，再难成为一幕可以让整个生活节奏都为之舒缓、停顿的主剧。

我于是越发怀念童年那一个个雪夜。然而，怀念的或许不只是雪本身的纯净与欢乐，而是那被一场大雪所赋予的、独一无二的时空。平常的日子忙着生长，忙着劳作，而大雪封门，便仿佛给岁月按下一个温柔的“暂停键”。一切外务戛然而止，天地逼着你收回向外奔忙的心神，回归到最初、也是最温暖的巢穴。时间变得粘稠而绵长，足够让炉火慢慢燃烧，让茶水慢慢熬浓，让一句话慢慢说完，让一个笑容慢慢漾开，让孩子依偎着父母，静静地听一夜风雪吟哦。

海霞

姜惠泉

在一个夏日的傍晚，大雨滂沱，天色昏暗。一放学，我便光着膀子往家里跑。从山上流下的雨水漫过了半条街，水声隆隆、泛着白沫，飞快地向低洼处流淌。

我跑进窄窄的胡同，迎面看见两个人从我家出来，打着雨伞。只听卓姐对一个小孩说：“看看你舅，光着膀子，像条黑泥鳅。”那女孩和我差不多大，梳着两条油亮的麻花辫，辫梢系着粉白的蝴蝶结，正仰着头，抿嘴笑。我一时没认出她是谁，只跟卓姐打了个招呼就回家了。进门后，妈妈告诉我，海霞回来了——就是卓姐的外甥女，刚才在门外碰到的那个小女孩。

海霞家在新疆乌鲁木齐，这是来她姥姥家。我家和她姥姥家不同姓，我妈和她姥姥关系很好，两家走得很近。在我们还没到上学年纪，大概五六岁的时候，她从新疆回来住过一段时间，我们整天玩过家家。依稀记得，我妈妈和她卓姨经常用拇指和食指圈成两个圆，假装是相机。那时候，别说很多人没见过相机，就是照张黑白相片也得跑到三十里外的县城，骑自行车都是件奢侈的事，大多要靠两条腿走路，她们就这么逗我们玩，举着圈好的“相机”假装给我们拍照。

她这次回姥姥家，我已经十岁，上三年级了。

第二天上学，老师领着海霞来我们班插班读书。她是从大城市来的，比起我们这些生长在闭塞贫穷农村的孩子来说，无论是穿着打扮还是言谈举止，都显得文明开放得多，活脱脱就像天上掉下个“林妹妹”。在全班同学好奇的目光下，她主动要求和我坐在一起。同学们疑惑地看着我们，并开始窃窃私语。我当时很害羞，脸上火辣辣的。就这样，她成了我的“小跟班”。

我记不清她具体长什么样子了，印象中是辫子上扎着漂亮的蝴蝶结，有着明亮的额头和一双水灵大眼睛的小精灵。

每次轮到我值日打扫卫生，她就拿着我的书包，在教室里等我，直到我扫完地才一起走。我害羞，总是走得很快，她就紧紧跟在后面，对我说：“慢点，别摔倒。”那时候，许多高年级的老师和学生站在院子里看着我们，我听见老师们议论：“真奇怪，这小姑娘怎么总跟着姜惠泉？”

那时候，放学后我们不仅要写作业，还要去田野里挖猪菜。因为她只是来走亲戚，家里不用她干活，她就每天陪我去挖猪菜。蹲在田埂上时，辫子上的粉白蝴蝶结蹭着草叶，她一边帮我捡猪菜，一边叽叽喳喳地讲乌鲁木齐的高楼、跑在铁轨上的绿皮火车，讲她见过的会闪光的照相机——这些新鲜事儿，伴着田埂上的虫鸣，钻进了我年少的心里。

有一天，刚下过雨，我和海霞在街边用泥沙堆坝拦水。这是我们那个年代农村孩子常玩的游戏，用泥沙筑坝拦水，等雨水积深了，我们就兴奋地在里面踩来踩去，仿佛这是一片汪洋大海。最后要么被越来越大的水冲垮，要么自己扒开，积水便如“滔滔江河”奔涌而出。有时还会把水灌进别人家里，惹来大人的一顿呵斥。这时，村里一个精神状态不太好的女青年看到我们在她家门口玩，就笑着对我说道：“人家是大城市来的孩子，将来要给你当媳妇呢。”海霞听了，小脸涨得通红，攥着我的胳膊往身后躲了躲，仰着下巴，脆生生地回怼：“我会让我爸爸开火车，把他接到乌鲁木齐去！”

记不清我们这样快乐的时光持续了多久，大概有两三个月吧。海霞跟她妈妈回乌鲁木齐了。我很失落，回家告诉了妈妈。

从此，我们再也没见过面，也没有任何联系。但这段美好的记忆，却深深镌刻在我的脑海里，至今已过去四十八年。

记得我和爱人第一次见面时，我问她叫什么名字，她说叫“刘海霞”。我脱口而出：“我青梅竹马的‘媳妇’也叫刘海霞。”虽然是玩笑话，但我和叫“海霞”的人似乎真有缘分。

姐姐说海霞比我大一岁，眼睛大大的，她长大后应该更好看。我一直有个想法，想去乌鲁木齐看看这位童年的伙伴。